

歷史與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

吐蕃人的絲綢？

現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霍巍教授與研究「錦衣華裳：吐蕃出土織物的發現與研究」講座主要介紹他和他的團隊對於近年吐蕃出土的絲織物和織錦的發現和研究。

大眾一般都認為，絲綢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創造，中國人從最早的新石器時代，發現了那半個蠶繭開始；懂得如何製作絲綢以後，對世界文明作了非常重要的貢獻。先不說它的文化意義，古代的絲綢之路，在漢代開通以來，伴隨了大量絲綢的貿易，中國和周邊的地區、國家的文化也因此路而得以互相交通、交流。但是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都很少聽到青藏高原有絲綢品發現。很顯然，每當人們說起中西文化的交流，具體到絲綢、絲之路這樣的物品上，西藏高原就成了一個很重要的缺環。

吐蕃絲織品的來源

首先，所謂的「絲綢吐蕃」，並非指由吐蕃生產或製造的絲織物，而是指吐蕃通過各種途徑而獲得、使用，並明確出土於吐蕃墓葬當中的絲綢或錦類製品。不說不知，絲織品在吐蕃民族中的用途非常廣泛，或製作成衣；或為衣飾的鑲邊；或為馬具上的華麗裝飾；或為喪葬儀式的幡帳；或用於佛教用品上。然而，這表示吐蕃人學會了種桑、養蠶、繅絲織綢的技術嗎？非也。吐蕃人是驍勇善戰的民族；絲綢是門手藝精巧的藝術，所以吐蕃人最終還是沒學會這門手藝。根據王堯先生的研究，他指出：「吐蕃在佔領敦煌之後，曾經把當地的漢戶集中起來，編成一個專門從事絲織生產的部落，稱之為『絲綿部落』，以供吐蕃對絲織織物的需求。」

近年發現的吐蕃絲織物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青海都蘭縣熱水吐蕃墓葬中相繼出土了幾批重要的絲織物：出土於青海都蘭縣熱水鄉吐蕃一號大墓和陪葬墓中；青海都蘭縣熱水鄉血渭草場熱水河南岸吐蕃墓葬中；部分收藏於甘肅省博物館內；部分流傳於海外的紡織品。

青海都蘭縣熱水河的兩岸，均分佈着大批唐代吐蕃的墓葬，其中以編號為一號大墓的一座大型墓葬和其陪葬坑、陪葬墓中出土的絲綢的數量最豐富，品種也繁多，包括錦、綾、羅、緯絲、平紋類織物等。2004年，許新國先生曾在書中寫道：「幾乎包括了目前已知的唐代所有的絲織品種。」及後，他在另一本書裡詳細地列出當中的品種和數量：「據我們統計，這批絲綢中，共有殘片350餘件，不重複圖案的作品

種達130餘種。其中112種為中原漢地織造，佔品種總數的86%，18種為西方中亞、西亞所織造，佔品種總數的14%。西方織錦中有獨具濃厚異域風格的粟特錦，數量最多；一件織有中古波斯人使用的赫羅婆文字錦，是目前所發現世界上僅有的一件確證無疑的8世紀波斯文字錦。」許先生是根據絲織品上的紋飾和題材去推測它的產地或來源。

紋飾和題材

一般絲綢上的紋飾和題材大體上可歸納為兩大類：「東方系統」和「西方系統」。「東方系統」的紋飾和題材是指東方人喜聞樂見的紋飾，如花鳥、纏枝、雲氣等圖案；「西方系統」是指它的圖案是符合西方人的審美觀念，很有徽章式樣的感覺，如對稱的圖案。但是這兩類系統的劃分對判斷該絲綢的產地和來源沒有直接關係。

上述的「西方」，大體上是指西域、中亞，甚至是更遙遠的西亞地區。即便如此，要推測它們的產地或來源仍然很困難，一來是因為吐蕃出土的絲綢品或碎片中含有明顯的西方文化因素，但其設計和製作可能並非直接源於西方，而是由漢地或漢匠參照西方紋飾和圖案題材，並依照漢地傳統織造技術而製作的「胡式」絲綢。二來，也可能是在吐蕃出土的、直接來源於西方（如粟特、波斯薩珊、東羅馬拜占庭帝國等）製作的絲綢。

吐蕃人使用的織物當中，有不少具明顯的西方文化因素，如喜用聯珠紋、對馬紋、對獸紋、含綬鳥等圖案作為紋飾。因篇幅所限，以下主要介紹上述幾批絲綢中其中一個典型的紋飾作為例子：聯珠對馬紋。這個紋飾的基本特點是團窠聯珠紋，團窠是指一個圓環狀的圖案，由它組成了一個單元，在這個單元的中間，放置動物、花卉或別的紋樣。而聯珠對馬紋主圈內的圖案是一帶翼對馬，馬身有翼，頸上繫有一對後飄的綬帶，馬頭上各飾有一個圓花形和一個對置的雙菱形構成的組合圖案，馬身下方飾有花卉。

類似這樣的帶翼對馬圖案，過去在新疆吐魯番地區有較多的發現。吐魯番出土的這類聯珠



霍巍教授

都蘭出土的聯珠對馬紋錦。

紋對馬錦在構圖方式上與青海都蘭所出的聯珠紋對馬錦雖然有極其相似的特點，但分別在於前者有的在馬馬上還繫有綬帶。這類帶翼馬的圖案應當是起源於波斯薩珊，是西方流行的「天馬」圖案的一種表現形式。在一些波斯薩珊朝的織錦圖案上，仔細察看，可以看到單匹的帶翼馬，除了「馬生雙翼」這個特點之外，還有一些細緻的特徵也值得注意，如馬翼上飾有聯珠紋樣，馬頸上繫有一對後飄的綬帶。新疆吐魯番、青海都蘭出土的聯珠對馬紋樣都有這些特點。波斯薩珊的帶翼馬的馬腳上也繫有綬帶，吐魯番所出的對馬紋中有與之類似者，青海吐魯番墓中卻未見此種圖案，說明這一個圖案在傳入中土的過程中，各地也存在一些細微的差別。在西方織錦中，最具有波斯薩珊特點的其實是馬頭上方豎立的一個象徵日月的冠飾，這類冠飾在波斯薩珊朝作為王冠上的典型紋樣在伊朗出土的波斯文物中也可以看到。進入中土之後，顯然由於歷史文化背景的轉變，人們已經不太清楚這種徽記的象徵意義，所以將波斯王冠上的日月圖案演化為中土常見的寶花與雙菱形紋樣，而這種雙菱形相對的圖案在漢晉時代的圖像當常常也都被認為是具有特殊象徵意義的「勝」，經常出現在西王母圖像的頭部作為其佩飾的象徵。

結語

此次發現於考古、歷史等學科而言，實在是意義重大。雖然當中仍有許多地方需要通過對比、研究，才得以摸索出準確的歷史脈絡來。但畢竟，這批吐蕃出土的絲綢表明了青藏高原同樣存在着一條「高原絲綢之路」，當代的中原人和西域人，甚至是來自西亞、中亞的商人、旅者亦是藉着此路而互相溝通、交流，這個發現在令人感到興奮。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來鴻

文：翁秀美

品不盡 千秋雪

雪，與冬聯袂而來，飄飄灑灑，隨物賦形，鋪排千姿百態的琉璃世界，當此際，千山呈一色，萬物共白頭，美哉、壯哉。

東晉謝道韞，見雪漫天而下，慧心有感，脫口賦詩「未若柳絮因風起」的輕盈曼妙；當山無鳥跡，逕無人蹤，柳宗元借寒冬清峭之雪，呈現一幅江面孤舟、漁翁獨釣的超塵悠遠的畫面。白居易在一個冬日黃昏，爐火暖暖四壁，滿斟杯中酒，相邀好友劉十九：「要下晚雪了，來喝一杯吧。」陶淵明筆下的雪，輕淡自然，柔和無聲。「淒淒歲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已已潔。」後二句為寫雪千古佳句，羅大經《鶴林玉露》說，只十字，而雪之輕白虛潔盡在是矣。查慎行《初白庵詩評》說，真覺《雪賦》一篇，徒為辭費。

盛唐時期，氣象開闊，詩中的雪也下得豪放不羈。李白《北風行》精彩絕妙地描寫北方的雪，「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台。」想像上天落地，意境壯闊。邊塞詩人高適《別董大》：「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大雪紛飛，寒風斷雁，令人有無處歸宿之感。岑參將寫雪的氣勢融進戰爭之中，「輪台歌奉送封大夫歸西征」中，「四邊伐鼓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彷彿冰凍的雪海為之洶湧，巍巍陰山亦為之搖撼，「劍河風急雪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氣勢雄偉，戰場的艱苦與嚴寒，將士們奮不顧身的勇氣與所向無敵的氣概，從唐代的邊關大漠直至今日。

與塞北不同，江南的雪要嫵靜優雅些，張岱小品文《湖心亭看雪》圖景清絕，情味清佳。大雪三日後，「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凇沆瀣，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氍毹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於不經意間得遇知己，興

味相投，相對而飲，此雪堪記，此景亦令人神往。

清人王韞的《層岩積雪圖》中，層層山岩被密密匝匝的雪覆蓋，蒼蒼莽莽，寒意直撲出畫外。這般天氣，若遇閒情逸致者，必圍爐賞之，或對雪吟詩，或掃雪烹茶；若是雪中行人，則心生彷徨，彈詞《林冲踏雪》唱出了滿腔的悲涼孤寂，「大雪紛飛滿山嶺，衝風踏雪一英雄，帽上紅纓沾白雪，身披黑氈兜北風，槍挑葫蘆邁步走，舉目蒼涼恨滿胸……」但倘若處在窮苦的賣炭翁的艱難處境，定會和老人一樣發出「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的祈願，期待雪下得大些，天氣冷些再冷些，這樣，炭也或許能賣個好價錢，能吃口熱的，穿身暖的，抵禦嚴冬。人、牛、車，艱辛的一步步，深深印在長安城外的雪地里。

風雪中萬花凋謝，惟有梅裡雪怒放。雪落愈厚，寒氣愈重，生命愈是頑強，冰雪懷抱中，梅益發顏色俏麗，幽香悠遠。梅須遜雪三分白，雪卻輸梅一段香，王安石有「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之句，凌寒而開的牆角梅花，詩人先疑為雪，很快便知是梅，皆因一縷暗香不絕。「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對於梅，冰雪甘為配角，退為陪襯，甚至有欺凌的意味，然梅若無雪，恐會增幾分悵然寂寞，失一半精神與風姿！

年年落雪，見多少日月輪轉，滄桑變幻；有窗含西嶺千秋雪之畫境，有雪擁藍關馬不前之困境，更有人生恰似雪泥鴻爪之禪境。這清朗無塵的銀色世界，別有情致的晶瑩純美，浪漫裡如詩如畫，凜冽中滋味百般，動人心者，千載以來，唯雪而已。



雪中小屋。 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試筆

文：洋 滔

山頂雪人

遼闊的草原像藍色的大海，無邊無際。在大海無邊無際的遠處的海平線上，聳立起插入霄漢的雪山，人類給它取名為：念青唐古拉山。

念青唐古拉山是不是綠色大海中挺立的高傲的島嶼？沒有人肯定這個問題。但也沒有人否定這個問題。隨詩人去遐想吧！汽車喘着粗氣，爬上念青唐古拉山之巔，我放眼望去，四海翻騰，綠波蕩漾，一望無涯。頓時，我的心也遠曠起來，開朗起來，舒展起來。藍空萬里無雲，陽光燦爛，把這雪山照耀得銀光閃閃，刺得人的眼睛直發疼。



念青唐古拉山。 網上圖片

詩意偶拾

文：郭 梅

夜讀易安居士

黃花零落梧桐雨，憔悴枝頭抱香魂。
雁字歸來月滿樓，獨把菊盞飲黃昏。



手寫板

文：星 池

竹 枝

和煦的陽光輕透進來，喚醒睡得愜意的我。我打呵欠，本想伸伸懶腰，但身體卻被膠筏牢牢紮在別的竹枝上，動彈不得。無精打采地環顧四周，數千根和我一樣的竹枝，與木板等材料緊緊結在一起，頭頂仍是由鐵皮蓋着的一片天空。我很快再次閉上眼睛，讓時間一分一秒靜靜地流逝。

我早已忘了自己在哪兒出生，亦不太清楚怎樣被搬來此處。只依稀記得，這個地方本是一片平地，後來，我被抬起，紮緊於現在身處的位置，細看着所有竹枝陸續去到屬於他們自己的地方。我不知道正在發生何事，被困在此處，感到愈來愈納悶。

突然，想起昨夜，夢見自己掙脫了網綁，於是從高空掉了下來，不斷轉動，然後滾到外面的世界，在星稀月淡的夜幕下，默默躺在碎石路上。只感到儘管少了我的存在，也不會影響建築物，還有數千根一樣的竹枝留在原位。

突然，耳邊開始傳來兒童的嬉鬧聲音，把我從回憶中清醒過來。我艱辛地睜開雙眼，看見不知從哪兒來了一群人，當中甚多小孩。懶洋洋的我望着興致勃勃的他們，心想：「他們究竟來這裡做甚麼？」就在這個時候，發現有數名兒童抬頭盯着我這邊，使我渾身不自然。

「很多竹枝啊！」其中一名兒童驚嘆地說。「二、四、六、八、十……這裡有沒有一千根竹枝？」架着眼鏡的兒童提起食指隔空數着。「這個竹製的戲棚，是不是很宏偉呢？」站在兒童身旁的成人，聲音洪亮地繼續說：「這裡是由數千根的竹枝所築成！」「很像疊積木般，一層一層上去。」戴帽的兒童稚氣地說。「那麼，」另一名兒童好像指着我，

「若果我隨意抽起一根竹枝，這個竹棚會不會倒塌？」「可能會的，」成人微笑着，「竹製戲棚這種臨時建築，其實可以體現了中國人的傳統建築特色及智慧。只要竹、木板及鐵皮等簡單建材，用『篾』紮在一起，就能建成這個可容納數以千人的地方。」

「那麼聰明的建築方法，為何沒有預留位置來安裝空氣調節？」看來最年幼的兒童好奇地問。

成人先是失笑，然後問他：「你覺得很熱嗎？」他搖一搖頭，成人於是說：「竹與竹之間的隙縫，非常透氣通風，已經令到這裡非常清爽！」戴帽的兒童說：「地球先生一定很喜歡這個戲棚，非常環保。」

托一托眼鏡的兒童接着說：「而且，能夠節省金錢。」成人點頭微笑，「對，你們也說得對。」然後仰望周圍，「這個用竹搭成的建築真的很宏偉！」

這時，有一位健壯的老人走近他們，最年幼的兒童喊着「爺爺！」。爺爺慈祥地說：「你們知不知道，在電視、電影及電腦還未普及的時候，在竹棚看戲是我們大眾的一大消遣。這裡會舉辦酬謝神恩的儀式，其間會有表演供我們欣賞。」到了此時，我終於知道這裡是一個名為竹建戲棚的地方。身旁的那根竹枝突然抖擻精神，興奮地說：「究竟發生甚麼事？何以聚集了這麼多人，好像會有一些有趣的事情發生！」左前方和我成對角的竹枝，埋怨著說：「我的視線被阻擋了，看不清楚！」而在較高位置的竹枝，即場報道情況：「下面放了一排又一排的椅子，而入場人數亦愈來愈多，他們紛紛找了位置坐下！」隨着我們這邊喧嘩起來，人類那方亦

變得熱鬧起來。懸掛大布幕的戲台，響起音樂，奏着樂器，台上出現了一些化妝獨特和衣着華麗的演員在穿梭，或吟着對白，或唱起歌來，或虛擬做一些動作。大概像是上演兩軍交戰的情節，我不太理解，但不自覺被演出吸引，和台下的觀眾一樣看得入神。

不久，表演看似完結，一切歸於平靜。然後，台上站了一些人員，向觀眾解說祭祀習俗和戲棚的搭建方法，令我加深了解自己是怎樣留在這個位置。經過講解，我才恍然大悟，剛才的表演就是稱為粵劇折子戲選段。工作人員還介紹演出時曾用過的樂器、平子喉的發聲方法，及示範揚起水袖和揮舞馬鞭的功夫。最後，更邀請了觀眾上台試唱及學習動作，剛才那名架着眼鏡的兒童，亦被選了上台，試穿兒童尺寸的粵劇戲服，頗為有趣！

突然，一把聲音傳遍我們所有竹枝，「我是戲棚，非常感謝你們每一根竹枝！你們沒有成為桌子或椅子等日用品，最後結集起來，建造了我。我這個臨時建築物，只有短暫的生命，就是因為有你們的存在，我才能把傳統的智慧傳承給下一代，以及帶歡樂給所有觀眾。你們每根也是不可或缺，獨一無二的竹枝！」

我緩緩舉目四望，這裡的數千根竹枝，每一根都安在原地，而我亦有自己位置，有屬於自己的用途。縱使我的內裡仍是通空，身體依舊被膠筏紮着，但卻感到自己非常堅壯。凝視嘗試接觸粵劇的兒童，我不禁會心微笑，如他們那般虛心學習每一件事物。最終，節目完結，觀眾散去。夕陽西斜的時候，我輕輕合起兩眼，回味剛才一幕幕的畫面，泛起滿足的笑容，安然入睡。